

第五回 才自憐才只一言而婚姻定 惡偏黨惡早多謀而機詐生

詞曰：

花容何美，花香何□，偏遇猛風暴雨。摧殘狼藉不時來，便青帝也難作主。
不是相讒，也應相妒，久矣分開門戶。再三推測亦何心，是君子小人之故。

右調《鵲橋仙》

話說管灰見女兒彤秀不厭長孫尚之貧賤，而轉愛其才，與自家的主意相合，滿心歡喜。因又與女兒商量道：「這一段婚姻，你我既以為可，便須與長孫無忝議定。若論議婚，當請媒妁。若請一個顯宦，他尚未遇，又不合宜。要請一個相知，一時卻又沒個相知，不知還是誰好？」彤秀道：「請媒固是正禮，但今日又不行聘，又不嫁娶，不過一言以明許可耳。媒似可緩，況請媒招搖，未免犯卜成仁之忌，到不如爹爹自言之為相妥也。」管灰聽了，點頭道是。

因擇一個吉日，又命家人備了一席酒，請長孫尚對飲。長孫尚見酒席豐整，異於常時，因訝而請問道：「晚生日日過叨，已愧他山之無補。今無故而又加禮，更令人不敢當。」管灰道：「先生請坐。我學生有一言請教，且要轉達令尊堂老夫人，故少致款曲耳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晚生雖居西席，實忝列子姪，有何訓誨，呼名教之足矣。何勞如此鄭重，敢不拱聽。」管灰道：「此事本不當自言，竊恐傳言不詳，又忝在師友，故不惜直致。我學生惟一子一女。先生所知也。有子有女，則嫁娶關心必明矣。子幼，且姑無論。但思小女正當擇婿，故不得物色賢豪。奈青田小邑，王謝寥寥。小女雖非班謝，然酷好塗鴉，自不願與賣菜為偶，又不知天心誰屬？做托名考詩，聊以暗卜。前彩葑三題，人盡疑是小女拒絕卜子，而小女實非有意，亦卜子之無才，自為拒絕耳。設天心有在，使卜子亦如先生慨題三詩，則小女何辭，我學生何辭。即使卜子自不能題，默而退，先生雖高才，亦不便奪而代題。誰知天心有在，卜子不自題，轉又逼先生題之。即先生之勉強而題，亦不知小女於歸之志，已奉天心而決於此三詩矣。此小女之私也。至於我學生，春遊一遇，亦已願具紅絲。即今屈之西席，故假此留玉。然而不敢明言者，恐閨中眼淺，不識未化之鵬。今不意彩葑三詠，又暗中屏雀，父女同心。故緬顏以告，不識先生亦願解江臯之佩否？」長孫尚聽了，驚訝道：「老先生大人也，正人也，何忽發此不情之論，使我晚生面赤汗下，而置身無地也。」管灰道：「此肺腑之言，何謂不情？」長孫尚道：「竊聞婚姻匹配也，從來魚不偶龍，犬難偕虎。老先生階近三台，位居八座。晚生韋布匹夫，草茅一介，引作菟蘿，情乎不情乎，還求檢點。」管灰聽了，不悅道：「此世俗之言也。長孫兄才橫一世，眼空四海，何亦以此掛之齒頰，莫非薄我管春吹為世俗人，而故為是世俗言以相輕耳？」長孫尚驚訝道：「晚生怎敢。實慚非分。」管灰道：「玉在璞中，必待剖而後知；劍埋岳底，定俟抉而始見，皆盲目人也。漂母之飯韓信，青蓮之援郭令，皆具明眼於未遇之先。我管春吹雖無遠識，不敢上比漂母青蓮，亦不敢以世俗自待。若以世俗自待，則衣冠門第中，未嘗無婿。何舍天官之子，而注意於書生。或亦有睹於鳳毛之一斑耳。兄勿自小。」長孫尚道：「雖蒙青眼，只恐以未來之浮雲，辱當前之白日，不敢耳。」管灰道：「先生異日之前程，若不知今日之期許，則是我學生與小女失眠，與先生無干，先生不必慮。但只請問先生，以小女之不才不淑，不識還是願娶，還是不願娶？便一言而決矣。」長孫尚驚訝道：「老先生是何言也，草木皆知向日，蜂蝶亦望銜春，何況鍾情我輩。天衣豈不願著，胡麻豈不願飯，瓊漿豈不願飲，但愁無福耳。」管灰聽了，大喜道：「無忝既如此說，則婚姻定矣。本當請證盟於月老，又恐聞之卜子，觸其慚憤，莫若且隱而勿露。但我與無忝一言既出，千金不移，無忝須慎之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天地既生成一物，一物何敢自外於天地。長孫尚既蒙岳丈大人格外垂憐，即當引一絲為聘。然恨貧不即具，且先請一拜，以正名分。」因立起身，移一椅於上，要請管灰坐拜。管灰也就不辭，忙命鋪氈，竟立於上，還兩禮受其兩禮。

拜畢，竟撤長孫尚上席之座，坐於傍席，重複歡飲。管灰因又說道：「此事尚欲緩議，不期新奉朝命召還。昨曾三疏，以老病上請，俱不蒙憐准，不得不行。但無故而召，北行不知是禍是福，倘有變端，恐兒女無托，故倉促定之。欲無忝暫且小棲荊棘，無遠念故鄉，一可潛修，一可依傍。若思青紫，縱不欲冒藉青田，而南監亦功名之地，可無慮也。」長孫尚道：「鳥之眷戀故林者，亦繞遍南枝，無可惜耳。今既受恩於此，自努力詩書，以附台望，又誰肯捨近而求遠？」管灰大喜道：「無忝之言，更快我心，我可北行無慮矣。」翁婿又快飲數杯方散。隨與彤秀說知，彤秀亦喜。

到了次日，管灰又欲鄭重其事，又叫長孫尚報知其母親夫人。又親自往拜，以明其確。祖夫人又與兒子長孫尚商量道：「這頭親事，乃汝天大之喜。雖管侍郎知汝貧賤，不逼你行聘。然行聘乃男家必不可少之事，豈可一絲也無。你父親當時聘我，曾有一個玉支璣，顏色光潤潔白，是件古物，我甚愛他不捨得，故至今尚藏在篋中，莫若取出來與你送去，聊以表意。雖不大貴重，又還強似沒有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我倒忘了。父親在日常對我說，這玉支璣是件古物。孩兒因貪讀書，竟不曾取看，不知可拿得出否？」祖夫人忙取了出來，付與兒子。長孫尚接了一看，卻是一塊美玉，高有二寸，圍轉約有六七寸，顏色潔白，玉情甚是溫潤，玉氣甚是和柔，果是一件古物。花紋俱琢著河洲雉鳥，又甚合宜。滿心歡喜，因對母親說道：「古人曾以荆釵為聘，這個玉支璣，豈不又勝似荆釵麼！」就將原收藏的錦幅包裹好了，親自送與管灰道：「多蒙岳父大人美意，家母感激不勝，即欲敬致一絲，以光溫鏡。無奈窮途羞澀，孤寒莫致。萬不得已，謹以家藏玉支璣一枚，獻之梭杼之前，聊備七襄之用。又愧荆釵之不如，統望岳父大人包涵而存之為感。」管灰看了，見是一塊古玉，十分精良。因歎說道：「金谷荒園，方有遺珠；胭脂廢井，乃流紅水。睹此瓊瑤，足徵世宦。」因自攜了入去，付與女兒道：「此長孫之聘也。名雖玉支璣，實是一個玉鎮紙，正好為你朝夕臨摹之用。」彤秀看了半晌，十分喜愛。因說道：「玉支璣三字，名甚風雅，到是個絕妙詩題。孩兒欲題一詩以識其事，不知可否？」管灰笑道：「題得出自是韻事。但支璣二字，枯淡之極，恐難下筆。」彤秀道：「不打緊，待孩兒做來，請爹爹看。」遂走筆題七言律一首《詠玉支璣》：

光同日月照流黃，織女提攜展七襄。

錦字欲欹斜□近，回文正對直承當。

偏偏側聽梭聲急，頂正平看杼影忙。

莫認銀河舊時石，功成龍袞易瓊章。

管灰看了，大加稱賞道：「我兒，不是我自贊你，要做此詩，只怕青田縣裡不能再有一人矣。你有如此慧心，我家不待言也。」

子，真是明珠暗投也。」隨即取出與長孫尚看。長孫尚看了，連聲贊歎道：「如此枯題，做得如此風雅，真仙才也！物不足重，得此詩而增重矣。」自此愈加欽敬。正是：

慢誇蟬薄與蛾長，畢竟枚分才子香。

若使一鴉塗不就，傾城傾國也尋常。

彼此愛才，互相敬重，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管灰過不得月餘，因朝命不久，府縣屢催，知留不住，只得別了兒女與女婿，竟長行進京去了。正是：

既已為臣子，何能復顧家？

空教兒女目，目目望京華。

管灰行後，卜成仁打聽得知，歡喜以為得計。因請強之良來商量道：「既承兄妙計，今已將管老調入朝矣。家中止存得一個幼女，一個弱子，似乎可以蠻做了。但不知還是怎生蠻起，幸長兄教我。」強之良道：「管老雖被用入朝，不料如今卻又有一個比管老更加親切的在家，也必須調開才妙。」卜成仁聽了，先吃一驚，後又想想笑道：「這是仁兄戲我。管小姐除了父親，再有那個親切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我怎敢戲兄。前日那個做詩的長孫尚，如今現在他家，豈不又更親切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他一個西席先生，只好教兒子讀書，怎麼管得女兒的婚姻。雖有如無，怎說親切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兄原來還不知道，那長孫尚如今不是先生，已悄悄偏背兄做了女婿了，豈不比父親更加親切。」卜成仁聽了，駭然道：「哪有此事，恐怕不確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怎麼不確，聘已行了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我一個天官公子，千推萬阻不肯嫁。為何一個窮不了的教書先生，轉不知不覺就許與他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原來前日要你做的那三首詩，是管小姐暗禱於天，有人做成，便情願嫁他。那日兄不做也罷了，不期兄轉逼長孫尚做了。管小姐只認詩不認人，故轉甘心許嫁於他，竟受了他的聘物。」卜成仁聽說是真，氣得暴跳如雷，大罵道：「長孫尚這小畜生，怎敢賣弄有才，奪我之婚，此仇不供戴天矣。我必置之於死，方才出的這口惡氣。且問你，你方才說已行過聘了，他一個窮鬼有甚禮物？」強之良道：「他只因那三首詩投其所好，遂愛親做親，哪裡有一毫禮物，只將一塊石頭充作古玉，替他起個美名叫做玉支璣，送過去管老就寶一般的受了。又叫女兒做一首玉支璣的詩答他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首詩，可知是怎樣的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我恐兄不信，已先央人抄得在此。」隨取出與他看。

卜成仁看了直氣得手足冰冷，連話都說不出。直呆了半晌，方氣衝衝發狠道：「我卜成仁，若容長孫尚這小畜生在青田縣奪了這頭親事去，我也不要做人了！」強之良道：「兄不消氣得，要處他也不難，自有妙法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我肚裡恨他不過，也等不得你的妙法。且先叫人蠻做一番，將那畜生捉出來，打他個半死，看他哪裡去告我來！」強之良道：「蠻做這題目，雖直截痛快，只好留在後邊收場，如今尚行不得。」卜成仁道：「為何行不得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如今這長孫小畜生，不獨是管老的西賓，卻又是他的東牀了。你若打了他，他雖沒本事告你，必報知管老。管老自然要動氣；動起氣來，或出揭，或上疏，未免又要波及尊公老人費心。雖未必便弱於他，只覺驚天動地非智者所為。莫若且耍他一耍，使他沒趣。他沒趣，則管小姐必無顏而追悔，乘其追悔，再使能言人炫惑之，亦一機也。倘有機會可圖，去邪歸正，豈不大妙。如萬萬不妥，必須蠻做，亦必稟知尊公大人，尋一事先把管老差出，然後一邊毒打，一邊強娶，便可一戰而成功矣。既成功之後，縱管老有言，而生米已成熟飯，料不至於斷離矣。」卜成仁聽了，方大喜道：「兄之妙算，前前後後俱慮得分明，真不減周郎矣。但請教，如今耍他，卻是怎生？」強之良道：「這長孫尚的父親，曾在青田做過三年知縣，後來死在任上，故長孫尚流落於此。如今耍他，只說他前日行聘的這件玉支璣，原是縣庫中的官物，被他偷盜了出來的。兄須去囑托李知縣，要他行一張牌，拿長孫尚去嚴追還庫，則這一場沒趣，也夠他受用了。況他們的婚姻，以此物為聘。此物若追了還官，則他們的婚姻依舊無著落。他們的婚姻無著落，則仁兄的婚姻，又可復議矣。」卜成仁聽了，喜得抓耳揉腮道：「好妙計！好妙計！待我就去與李知縣說過。」

次日，果然來面見知縣，將前情與他說了，要他出牌去追長孫尚的玉支璣。李知縣聽了，沉吟道：「詞訟可以武斷，贓物可以嚴追。若庫中之物，皆有冊籍記註，怎可以無為有，無故追求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此舉也非定要入他盜庫之罪。不過恨他奪治晚生之婚，借此以辱之耳。便追不出玉支璣，而行牌查驗，招搖耳目，削他面皮，亦可消治晚生之偏塊。」李知縣因他父親現在吏部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出了一張牌，差了兩人拿長孫尚，追玉支璣還庫。

長孫尚見了牌，大怒道：「玉支璣乃吾家故物，怎麼倒要追還庫？」因挺身來見李知縣，道：「眼前的贓私貨物，縣印在老父母大人之手，多少有無可以冤人。若數年前之庫物，冊籍現在，記注分明，不獨不能私藏一物，便要妄增一物，卻也不能。十年前有甚玉支璣存庫，被先人盜去？不瞞老父母大人說，先人在青田做了三年官，止吃得青田一口水。只怕在廷的老成書吏還有知道的。老父母大人若不信，可喚幾個一問。清廉如此，怎肯盜庫中之物？就是盜庫中之物，也須取出冊籍來，當堂一查，是某年某月某日失去，方能服人。且既失去，老父母為何一向不查，只捱到今日？勢利雖然要行，廉恥也不可盡喪。」李知縣出牌拿長孫尚，止不過盡卜公子情，原也無意要追求到底。今反被長孫尚挺撞了幾句，按納不定，便勃然大怒道：「你說你父親清廉，是明明譏諷我貪污了。一向不查者，無蹤跡也。你今已露蹤跡，安得不查？你若要取出冊籍來，當堂細查，且待你中了進士，做了上司，再來查也不遲，此時只怕還早。且你怎知我勢利？怎知我廉恥喪盡？若不看你父親同官體面，重重責你。」因吩咐差人帶出，限三日內要交玉支璣，如無，痛懲不貸。長孫尚還打帳要與他辯白，李知縣早已起身退堂矣。只得走了出來，對著縣門大罵。只因這一罵，有分教：急急喪家，忙忙分路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